



一杯温开水

魏华今年53岁，和妻子胡翠芝同龄，俩人有一独子，已经参加工作。魏华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。胡翠芝爱说爱笑，是个热心肠，爱管个小闲事儿。胡翠芝喜欢跳广场舞，只要没有雨雪，每晚魏华都会骑电动车带着她去大庆路桥头跳广场舞，每次来舞场时，车篓里总备着一大杯温开水。

胡翠芝平时工作忙，来舞场总比大家晚，每次来，她总是人还在电动车后座上，就热情地与舞友们打招呼，有时来还会带点橘子、苹果，在舞场颇有人缘。魏华有个兴趣，就是爱写诗，他的口袋里常备着便签纸和笔，时不时来上几句打油诗、顺口溜，念给舞友们听，换来啧啧称赞，自娱自乐外颇得大家的喜爱和赏识。

每晚7点前后，拉音箱的朱师傅就会把音箱送到舞场，早到的会把音箱打开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三三两两的后来者慢慢加入队伍。旁边有许多观舞者，有些还是铁杆观众，比跳舞的还早到。胡翠芝去跳舞时，魏华就拿着那杯水，点燃一支烟，边抽烟边和这些观舞者天南海北地热聊。

胡翠芝的广场舞跳得一般，但魏华却从不吝啬对妻子的赞美。“今天跳得真不错，累了吧？来，快喝点水。”热聊并没有影响魏华对胡翠芝的关注，只要看到胡翠芝下舞场准备歇会儿，魏华必定以最快速度迎上去，边夸赞妻子舞跳得好，边递上温开水，惹来不少跳舞者羡慕。

“性格好，也勤快。”有人当面夸赞魏华时，胡翠芝就用这六个字评价老公。了解这夫妻二人的，都说魏华和胡翠芝是天生的一对儿。魏华有责任心，更知道心疼胡翠芝，平时家务活都被魏华包揽了，而胡翠芝性格外向又直爽，俩人实属互补型。

“胡翠芝到底哪儿好啊，又不爱干家务，咋值得你服务这么到位、这么贴心？”有舞友和魏华开玩笑。“人这一生说长不说短，能成为夫妻实属不易，我不能委屈了她，我就专门为老婆服务。”魏华总会这么开心地回答。

“一生最美的遇见，拥有你终生无憾。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漫长余年常相伴，默默相爱至永远”，在刚刚过去的情人节，魏华没有给胡翠芝买玫瑰花，更没有发红包，但特意为胡翠芝作诗一首，满腔的爱意诗中可见。

(王丽丽 川汇区庆丰路)

小小的善

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小小的善良，常常如指缝间透出的暖暖的阳光，驱逐冰冷，赶走黑暗，长久地滋润人的心田。

默数着这些他人给予的幸福，能量也会在心中积攒起来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骑着赛车去附近办事儿。回来时，长裙绞在了车轮里，差点儿摔倒。我使劲儿拉扯裙子，因为裙子被绞进去太多，无论如何也拽不出来。怎么办呢？我焦急万分。

胡同那头站着一位阿姨，看我焦急的样子，慌里慌张小跑着过来。她说：“闺女呀，让我看看。我闺女也出过这样的事儿，骑车子可千万别穿长裙子了。”她一面说着，一面蹲下胖胖的身体，一手慢慢地摇动脚踏板，另一只手一点点把裙子往外拉。终于出来一部分，上面沾满了污渍，还被绞出了密密匝匝的口子。

看样子刚买的裙子怕是不能穿了，油迹也很难去掉。

阿姨看我失神，建议拿剪刀剪开，她说不然弄到天黑怕也弄不出来。我同意之后，她忙回去找剪刀。剪开之后，才算解脱，虽然看上去很难看，但总比走不了好呀。

阿姨要回去找她女儿的衣服给我穿，我看裙子虽破了，但还算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可以穿回去，怎么好意思再麻烦她回去找衣服呢，便拒绝了。

我和她素不相识，她却如此热情地帮助

我。当我表示感谢时，她却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有次，刚下过雨，我从老家回来，下了车要走一段路，却发现前面有一大滩积水。如果过去，鞋子肯定要灌满水的。

正在我犹豫时，一位女士将车停在了我身边，她说：“我喊你好几声了，我看你是要过去，坐上来吧，我把你带过去。”她戴着眼镜，挺文静的样子。我便坐了上去，她把我送到了地方。我还没来得及说句感谢的话，她便开着车疾驰而去。

每次去小区的门卫室拿快递，那位值班的大叔都会帮我把快递找出来。有次，因为喊我拿快递，还追了我很远，那是因为出现过错拿快递的事情，他是担心我的快递丢了。

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：一位仅有的一面之缘的大哥，不怕麻烦，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，帮助我一位朋友的亲戚争取到助学金；我给车充电，充电器随便放在地上，早上发现下雨了，不知道是谁帮我把充电器放在了车子下面，避免淋到雨；下雪时，也不知道是哪位邻居把我车上的雨刷竖了起来，避免冻在玻璃上；一位卖煎饼果子的大姐，看我跑着，以为我很着急，热情地要载我一程……

这点点滴滴的小小的善意，如暗夜中闪烁的星光，融化掉那心的角落中隐藏的丝丝冰冷。它也在无形中驱使着我，用一颗真诚的心，向他人传递同样的温暖！

(李萍 市经济开发区赵寨学校)

一头小牛犊换来我的学费

1997年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，我考上了淮阳师范。短暂的喜悦过后，就要考虑学费的问题。还好，就在那年春天，我家喂的老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。我知道，这个可爱的小牛犊就是我读师范的希望。

小牛犊很调皮，总是在院子里到处乱跑，有时还会跑出院子。但是无论小牛犊跑多远，只要老牛叫一声，小牛犊很快就会跑到妈妈的身边。小牛犊还有一个坏毛病，总爱吃土。为了防止小牛犊吃土生病，母亲给小牛犊缝了一个口罩。小牛犊吃奶的时候给它取下来，吃完再戴上。慢慢地，小牛犊改掉了吃土的毛病。我常常看见小牛犊惬意地闭着眼睛依偎在老牛身旁，老牛舔舐着小牛犊的后背。所谓的舐犊之情，就是这样吧。

小牛犊可以吃草了。我每天都去村后的河边割最鲜嫩的草喂小牛犊。父亲告诉我，带露水的草不能喂小牛犊，否则它吃了会拉肚子，于是，我都是午后去割草。我尽心尽力地割草喂小牛犊，想到不久小牛犊就会因为我上学而被卖掉，总感觉对不住它。

开学的日子快到了，我和父亲到周口的牲口市儿卖小牛犊。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，老牛的缰绳拴在车后座上，后面跟着小

牛犊。我拿着一根小柳条赶着小牛犊。小牛犊还不知道将要离开妈妈，走在路上，不时地撒欢。小牛犊一会儿跑到前面，一会儿落到后面，但是只要老牛叫一声，小牛犊都会乖乖地跑到老牛旁边。

到了牲口市儿，经过讨价还价，小牛犊被一个中年男子套上笼头，以1230元的价格买走了。小牛犊离开了妈妈，从此以后要开始独立生活。

回家的路上，老牛不住地呼唤小牛犊，可是小牛犊再也回不到它的身边了。

回到家，老牛朝着牲口市儿的方向一连叫了三天，呼唤小牛犊。那一声声母子连心的呼唤，至今想起仍让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(梁海燕 周口市教体局)

